

YVETTE

I

En sortant du Café-Riche¹, Jean de Sévras, dit Léon Saval :

« Si tu veux, nous irons à pied. Le temps est trop beau pour prendre un fiacre. »

Et son ami répondit :

« Je ne doute pas... »

« Il est à peine onze heures, nous arriverons beaucoup avant minuit, allons donc doucement². »

Une cohue agitée grouillait sur le boulevard, cette foule des nuits d'été qui remue, boit, murmure et coule comme un fleuve, pleine de bien-être et de joie. De place en place, un café jetait une grande clarté sur le tas de buveurs assis sur le trottoir devant les petites tables couvertes de bouteilles et de verres, encombrant le passage de leur foule pressée. Et sur la chaussée, les fiacres aux yeux rouges, bleus ou verts, passaient brièvement dans la nuit, leur vitrage la devanture illuminée, montrant une seconde la silhouette maigre et dominante du cheval, le profil élevé du cocher, et le corps sombre de la voiture. Ceux de l'Urbaine³ faisaient des taches claires et rapides avec leurs panneaux jaunes coupés par la lumière.

Les deux amis marchaient d'un pas lent, un cigare à la bouche, en habit, le pardessus sur le bras, une fleur à la boutonnière et le chapeau un peu sur le côté, comme on le porte quelquefois, par nonchalance, quand on a bien diné et quand la bière est tiède.

Ils étaient liés depuis le collège par une affection étroite, dévouée, solide.

874257

47.13
52-0219



10027381

伊 薇 特

王振孙 赵少侯 郝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YVETT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伊 薇 特
Yi Wei T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07,000 开 本 787 × 940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6 $\frac{3}{8}$ 插 页 3

1991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1991 年 12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5,370

ISBN 7-02-001280-9/I·1179 定 价 3.15 元



Jay K. Thompson

作 者 像

作者画像：张 守 义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伊薇特	1
归来	119
被遗弃的人	129
上校的见解	142
散步	152
无赖汉穆罕默德	162
看守	175
贝尔特	187

伊 薇 特·

1

从富裕咖啡馆出来时，让·德·塞尔维尼对莱翁·萨瓦尔说：

“假如你愿意，我们就走着去。天气这么好，坐车去太可惜了。”

他的朋友回答说：

“我求之不得。”

让接着说：

“现在刚十一点，等走到那儿，离半夜还早着呢，所以我们慢慢地走吧。”

一大群兴致勃勃的人在林荫大道上熙来攘往，这些夏夜街头上的行人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地在游荡、饮酒、低声交谈，像河水般地在流动。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射出的一大片亮光照着门外人行道上众多的顾客，他们都坐在摆满了酒瓶和

* 本篇首次发表于1884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九日的《费加罗报》。同年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酒杯的小桌子前面；这些挤在一起的顾客挡住了人行道上行人的来往，街上，挂着红灯、蓝灯或者绿灯的出租马车，猛然闯进灯火通明的铺子前面耀眼的光辉里，在一刹那间显现出拉车的瘦马碎步小跑的身影，坐在高处的车夫的侧影和马车的暗淡的车身。在灯光的照射之下，那些镶有金黄色嵌板的豪华型出租马车变成了一个疾驰而去的光点。

两个朋友慢慢地走着，嘴里衔着雪茄，身上穿着晚礼服，胳膊上搭着一件大衣，钮孔里插着一朵鲜花；头上戴的帽子稍许有点歪，就像我们有时酒足饭饱以后在习习的凉风中漫不经心地戴上去的。

从上中学起，他们两人便结下了一种亲密、忠实和牢固的友谊。

让·德·塞尔维尼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个子，头有点儿秃，体质较弱，但很英俊；卷起的小胡子，明亮的眼睛，细巧的嘴唇，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出生于林荫大道，成长于林荫大道的“夜游神”。他虽然貌似虚弱，但永不疲倦；虽然脸色苍白，但精力充沛；体操，击剑，淋浴和蒸汽浴，使这些瘦小的巴黎人锻炼出了一种不太自然的强健体魄。他的声誉不仅来自他所举办的各种喜庆酒宴，同样还来自他的机智、他的财产、他的社会关系以及某些人所特有的那种交际手腕、那种和蔼可亲、那种上流社会里的花言巧语。

他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而且很轻率、很多疑、三心二意、反复无常、刚毅坚强却又优柔寡断，无所不能而又一无所长。在原则上他是自私的，在冲动时他也慷慨大方；他精打细算地花用他的年金，寻欢作乐时不忘注意健康。他遇事漠不关心，但又热情洋溢；他总是随遇而安，但又不断改变主意；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本能的牵制之下，他经常是迟疑不决的，而最终总是会服从他那种极为活跃的享乐主义者的理智，对一切作出让步。这种风信旗般的推理方式实际上就是随风使舵和见机行事，而不肯花费力气去创造机会。

他的伙伴莱翁·萨瓦尔也很有钱，是一个能引得街上的妇女回头瞧的魁伟的美男子。他会使人想起一个由真人扮成的雕像，一个人种的典型，就像我们送到展览会去的那些样品一样。他过于漂亮、过于高大、过于慷慨、过于强壮，他的缺点就在于一切都过了分，所有的品质都好得过分了。他的风流艳事多不胜数。

在走到滑稽歌舞剧院^①前面时，他问：

“你已经预先通知那位夫人，说你要带我到她家里去吗？”

塞尔维尼笑了起来，说：

① 滑稽歌舞剧院：在巴黎嘉布遣会修女大道和昂坦街十字路口。

“预先通知奥巴尔迪侯爵夫人！那么你在大街拐角上跳上公共马车时，是不是也要预先通知马车夫呢？”

萨瓦尔稍带疑惑地问：

“那么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的朋友回答说：

“一个暴发的女人，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冒险家，一个迷人的女妖精；我们既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忽然有一天出现在冒险家的圈子里，还懂得如何崭露头角。不过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说她的真名、她做闺女时的真名实姓是奥克塔薇·巴尔坦；她所有的头衔都是用的闺女的身分，但清白的头衔除外。后来她保留了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去掉了姓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成了现在用的奥巴尔迪这个姓。

“况且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由于你的气质，你肯定会成为她的情夫。把赫拉克勒斯^①送进梅萨林娜^②家里，哪能不发生一点儿事情呢。不过我还要说一句，如果说那个宅邸的门是和百货公司的门一样可以自由进入的，那么我们并非一定要在那儿买点儿东西不可。在她家里最重要的是谈情说爱和打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最伟大的英雄，神勇无敌，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

② 梅萨林娜：古罗马皇帝克洛德之妻，以淫荡著名。

牌，但没有人强迫你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要从那儿出来同样也是自由的。

“她住在星形广场这个可疑的街区已经有三年了；她打开她大大小小客厅的门，接待那些从各国来到巴黎施展他们各种可怕的和犯罪的伎俩的社会渣滓。

“我曾去过她家里！怎样去的呢？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从前去那儿，就像我们所有人去那儿一样，因为那儿有人赌钱，那儿的女人生性轻佻，那儿的男人道德败坏。我喜欢那些挂着各种勋章的骗子手，他们全是外国人，全是贵族，全是有头衔的，除了间谍之外，全是大使馆不知道的人。他们信口雌黄地谈论他们的尊贵，无缘无故地吹捧他们的祖先，随心所欲地谈论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吹牛者、说谎者和诈骗者；他们像他们的纸牌一样危险，像他们的姓名一样具有欺骗性，他们都有杀人犯一般的胆量，因为他们在劫人财物时一定要生死搏斗的勇气。总之，他们是苦役犯中的贵族。

“我非常喜爱他们。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听他们说话让人感到舒服。他们经常是很聪明的，从来不像法国公务员那样平庸无能。他们之中的女人经常是美丽的，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狡猾的风趣，带有她们过去生活中的神秘性，她们过去的生活也许有一半是在感化院中度过的。

一般来说，她们都有漂亮的眼睛，美丽无比的头发，完全适合于她们这一行的长相，一种使人心醉的风度，一种使人发狂的诱惑力，一种有害的却又无法抵御的妖冶！她们都像是从前的女征服者，是食肉猛兽，是真正的雌性鹰隼。我同样也很喜欢她们。

“奥巴尔迪侯爵夫人就是这种故作风雅的淫荡娃的典型。她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柔媚动人，很有迷惑力，可以感到她已经淫荡到骨子里去了。大家在她家里玩得很快乐，有人赌钱，有人跳舞，有人吃宵夜……总之，一切上流社会的娱乐，在她家里大家都可以享受。”

莱翁·萨瓦尔问道：

“你从前是她的情夫，还是现在是她的情夫？”

塞尔维尼回答说：“我从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她的情夫。我，我是专门为了她的女儿去的。”

“唷，她有一个女儿？”

“她当然有一个女儿！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儿，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在这个窝里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她；她长得高大，漂亮，刚好成熟，十八岁，一头金发和她母亲的棕发一样美丽。她总是那么喜气洋洋，随时可以参加喜庆宴会，满脸笑容，跳起舞来不顾一切。谁将得到她呢？或者谁已经得到了她呢？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在等待着，想得到她。

“一个这样的女儿，在像侯爵夫人这样一个女人手里，当然是一笔财产。这两个轻佻的女人，小心翼翼地玩着这场把戏。别人对她们的底细一点也不了解。她们也许在等一个机会……比我……好一些的。可是，我，我向你保证，如果我遇到机会，我是会……会抓住它的。

“而且，这个姑娘——她叫伊薇特——也真叫我难以捉摸。她是一个谜。如果她不是我从未见过的十足的奸诈和邪恶的怪物，那么她肯定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出色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奇女子。她生活在这个污秽的场所，却显得那么泰然自若，洋洋自得；所以说她如果不是卑鄙齷齪到了极点，那就是天真烂漫得使人难以置信。

“她是女冒险家中极好的嫩苗，在那种环境的肥料中成长，就像一种受腐烂物质滋养的卓越的植物；或者她的父亲是一个名门世家，一个大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大贵族，一个亲王，一个国王，有一天晚上睡到了她母亲的床上。别人很难了解她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不过你马上就会看到她了。”

萨瓦尔不禁笑了，接着说：

“你爱上她了？”

“不。我只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是不一样的。等会儿我可以把几个对待这个问题最认真的伙伴介绍给你。可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我比较突出，得到

一些优待。”

萨瓦尔又说：

“你爱上她了？”

“不。她使我心神荡漾，她诱惑我，又使我心神不定，她吸引我又使我感到害怕。我把她当作陷阱一样处处提防，我希望得到她就像口渴时想得到冰冻果汁一样。我欣赏她的魅力，但在接近她时总是像接近一个被怀疑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嫌疑犯一样。在她身边，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讲不清原因的亲近感，另一种是合乎情理的疑虑；因为她可能是诚实的，也完全可能是狡猾的。我觉得我所接触的是一个不合乎自然规律的非同一般的人物，也许是出众的，或者是可厌的，我不得而知。”

萨瓦尔第三次说：

“我说你是爱上她了。你谈起她时用的是诗人的夸张和行吟诗人的抒情口吻。喂，好好想想吧，问问你的心，爽爽快快地承认了吧。”

塞尔维尼不声不响地走了几步，随后说：

“不管怎么样，这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经常想着她。是的，也许我已经堕入了爱河。我想她想得太多了，不论在睡梦中还是醒着，我总是在想她……这够严重的。她的形象总是在跟着我，追着我，伴着我；总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心里，这种有形的心理困扰，是不是爱情呢？她的面容深深地印

入我的视觉神经，以致我一闭上眼睛便会看到她。我一瞥见她便心跳，这一点我决不否认。所以说我是爱上她了，不过爱得很可笑。我热切地想得到她，可是一想到要娶她为妻，我似乎又觉得这是一种荒唐的傻念头，一件不合乎情理的事情。我也有点儿怕她，是一只小鸟面对罩向它的罗网的害怕。我还嫉妒她，嫉妒她那不可捉摸的心中的所有我毫不知情的想法。我经常在问自己：‘她究竟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还是一个可憎的荡妇？’她讲的事情会使一支军队感到震惊，可是鸚鵡也有这种能耐。她有时候冒冒失失，不知羞耻，使我相信她是纯洁无瑕的；有时候又是那么天真，天真得使人难以置信，使我难以相信她从来就是一个贞洁的人。她像个妓女般地挑逗我，刺激我，同时又像一个处女般地保护自己。她仿佛是爱我的，却又像是在玩弄我。在公开场合，她的表现如同我的情妇，私下里她待我就像我是她的兄长或者跟班。

“有时候，我想象她的情人和她母亲一样多；有时候，我以为她对生活中的一切毫不顾忌，一点也不，你听懂了吗？

“而且她还是个小说迷。在等待有所进展时，我还是她的书籍供应商；她把我叫作她的‘图书管理员’。

“每个星期，新书书店总是以我的名义把所有新

出版的书寄给她，而且我相信她在阅读时并未把这些混在一起的书分门别类，而是拿到哪一本就读哪一本。

“这些书在她的脑子里一定变成了一盘奇特的凉拌什锦生菜。

“这种由各种阅读物搅成的糊糊也许在这个姑娘的怪异的行为里起了一些作用。一个人通过成千上万的小说去观察人生，看到的東西一定蒙上了某种古怪的光线，并对事物产生一些相当荒诞的想法。

“至于我，我总是在等待。可以肯定的是，在我这方面，像我现在对这个姑娘的一时痴情，我对任何女子都还不曾有过。

“更加可以肯定的是，我也不会娶她为妻。

“因此，如果她已经有过几个情夫，我将增加她的情夫的数目；如果她还未曾有过情夫，那么我就像排队上电车时排在第一个。

“事情是明摆着的。她将来肯定结不了婚。谁会来娶奥巴尔迪侯爵夫人奥克塔薇·巴尔坦的女儿呢？决不会有人干的，理由有上千条！

“她到哪儿去找一个丈夫呢？在贵族阶级里吗？那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她母亲的屋子是一个用女儿来勾引顾客的公共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谁能娶她呢？